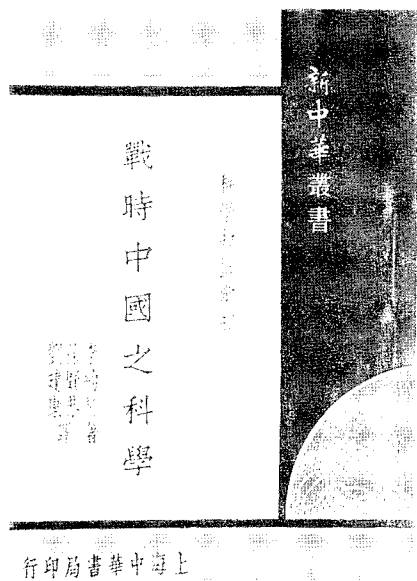


學術界人士必須要學習西方的語言一樣。

他認為近代科學自然是絕對國際性，中西科學家並沒有什麼區別可說，他說他常恨「外國科學」這句話，不能忍受那種表詞。科學是你我所共同享有的，莊子與希臘哲學家亞拿薩哥拉（Anaxagoras, 500-408 B.C.），朱熹與義大利的達文西有什麼區別？世界上並無外國科學和中國科學之別，只有一種國際性人類科學——這是我們所公有的。

將來只有一種可能的途徑，在那個途徑上面，人類可藉合作與團結以求進步。科學一體，終有一日全人類將要包容於這個一



圖三：《戰時中國之科學》一書之封面。（取自《李約瑟與抗戰時中國的科學紀念展專輯》，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出版）

體政治之下，中國和西方人民在共同事業上應如兄弟般互助合作，共同努力。

後來在巴黎的一個國際科學史會議上，總算見到這位心懷中國「大同世界」夢想的科學家。他身材高大，但因長年伏案工作，背有些駝。最讓我吃驚的則是他優異的古文根基，能看且也能寫文言文。當時他建議我看一本奇書《周易參同契》，並指出這不止是可當作化學古籍來看，也可以當作一本養生的書來讀。

由於我年輕時只按興趣為學，自覺生命有限，要做的事卻太多，可能窮其一生都做不完，因此雖然建議不錯，我卻沒有認真去看這本書。

後來到英國伯明罕大學參加由倫敦先覺學會主辦的會議，當局安排與會人士參觀劍橋大學，晚上還要趕到莎士比亞的故居觀看莎士比亞話劇「仲夏夜之夢」（Mid-summer Night）。我本想趕到劍橋之便參觀其研究所，看看他的工作環境，但由於時間倉促而且是集體行動，個人不好中途脫隊，因此只得作罷。

當時我有一個夢想，希望以後能和他一起工作，將《中國科學技術史》第三卷數學的

部分予以擴充。當時覺得自己應先在數學領域做好研究工作，等年紀稍長思想也較為成熟時，再來做科學史的研究工作，而在此之前應該先充實歷史和語文的能力以打好基礎。

但我忘記歲月是不饒人的。李約瑟年紀已大，雖然見到他時，身體還健朗靈活，頭腦也很清楚。可惜人是會衰老的，他後來患了帕金森病（Parkinson disease），在1995年3月23日中風，24日過世。

以下我想介紹他的一些生平事蹟。

李約瑟的童年

李約瑟的父親是倫敦的一位名醫，可是在1890年時，倫敦流行白喉，由於當時還沒有抗生素，他的太太和十歲的女兒在一天之間同時感染白喉而過世。李約瑟是第二次結婚所生的獨子。

1990年9月4日第一屆福岡亞洲文化獎頒給李約瑟，領獎時他坐在輪椅上致詞，一開始就講述他的生平：

「我於1900年12月9日生於倫敦南區的克拉彭公園。父親是位醫生。當我小時候，他還只是一個普通的私人診所醫生。後來，父